

名家赏读

吾爱许夫子

李春雷
河南省漯河市我已访问多次，游过多处景点，品过多种美食，却唯独没有拜谒过许慎先生。身为读书人，这简直是罪过。

从小学开始，我们学习语文最长久、最根本、最受益的“老师”就是汉语字典。从字典走进文字、走进文学、走向文明，这一切，都是许慎先生的恩惠。

我在河北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古代汉语老师薛克谬先生是一位研究《说文解字》的专家。每每讲解文字时，他总是博古通今、眉飞色舞，让人陶醉。只是，当时的我年少，理解不深。

人到中年之后，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和文史感悟的增多，我对文字越来越感兴趣。每一个文字都是一扇小窗、一孔幽洞，可以直通历史几千年，可以激发对远古的无限想象。

尤其这些年，我专注于纪实文学，更加切身地认识到文字的基因是真实，是原始人类对自然界的真切感悟和记录。所谓造字者仓颉并非某人，而是蒙昧时期生生不息的先民代表，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智慧结晶。而记录这个漫长过程的载体是文字，只有文字。

有学者认为，刻画符号是汉字的萌芽，而后是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再后是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但是，这个演进过程极其复杂。其中，由秦篆演变为汉隶是最重要的里程碑，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

可是，隶书作为一种文字上的简化字，省略了太多。由于秦始皇焚书对于文化传统的毁灭，更由于经过西汉两百年的隶书普及，进入东汉之后，隶书已成为官方和民间书写的主体。学界对于古文字几乎遗忘，并产生了许多误读和误解。长久下去，一些原始的历史文化信息将被清洗清零，中国文字、中国文化将面临断代之危险。

可惜，很多人并未意识到。

流金岁月

儿时的赶会时光

陈玉香
小时候，有一种满足叫赶会。在我老家的农村，赶会在时光长河中有着无可取代的特殊地位，是几代人心中难忘的记忆。赶会的人以周边乡镇村民为主，方圆十里八村的村民趁着赶会聚拢在一起，会朋友、串亲戚、采购商品、看大戏，熙熙攘攘的人流涌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汇聚成热闹非凡的“交响乐”。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很多商贩早早摆好摊位，以唱戏的戏台为中心，不断向四面八方延伸。商贩收获的是利益，赶会的人向往的是红火、看的是热闹、收获的是开心。

儿时生活清贫，平日的活计是单调的，小孩子心中最盼望的除了过年就是赶会。会上有各种好吃的和好玩的，浓烈的烟火气让我们沉醉其中——在热闹的人群中，挤到前边买一块豌豆糕或一串冰糖葫芦，真是难得的享受！

最让我难忘的是每次赶会都要喝上两碗胡辣汤。热气腾腾的胡辣汤里淋上几滴香油，再将几根油条泡在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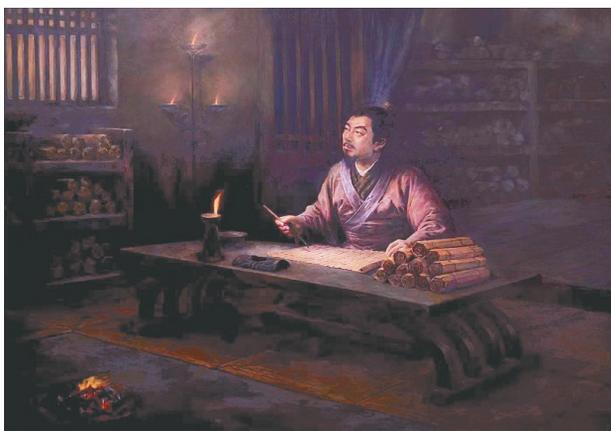
岁月凝香

人间烟火气 最抚凡人心

王梦迪
前段时间，张小斐出演的短片《最重要的小事》被刷屏。短片里的她在语气急促的电话中、在永远也写不完的提案中、在黄昏日落的余晖中和父母一起回家吃饭。她父母对生活小事的记录温馨而美好，让她关上了工作的电脑，走向有烟火气的餐桌。这也是在告诫忙碌的我们：好好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冬日的街头，在街边买上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或一碗鲜香可口的馄饨，很多烦恼都可以暂时忘却。人间幸福，大抵如此。

大学时，我和舍友常常一起逛街。有一次，发现一个小区门口人来人往，我们就凑过去看。穿过小区破旧的院门，走在充满岁月洗礼、两旁种着高大梧桐树的柏油路上，原本我以为这就是最普通的老旧小区，谁知顺着小路左拐竟别有洞天，那里简直是吃货的“人间天堂”——布袋馍、炸鸡腿、麻辣烫、炕焦馍……三轮车



油画 许慎著书

张可松作

所幸，许慎认识到了。许慎（约公元58年—147年），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漯河市召陵区）人，21岁被郡守选拔为功曹，25岁又被推举为孝廉，召入京城。入京后，许慎师从著名经学大师贾逵，学业大进。正是由于他的全而深、深而精、精而专，才认识到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并决心匡正。后来，朝廷任命其为洹县令，但他决然辞职归家，专心治书。

《说文解字》始于汉和帝永元年间，成书于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历时21载。该书基本覆盖了秦汉时期的小篆文字，共10516个字形。许慎将小篆作为收字和注释对象，是因为它经过系统整理，是“书同文”的产物。但是，面对体量这么庞大的汉字，该从何人手理其端绪？又该怎样统一地分析、安排繁杂的字形？这都是前所未有的难题。

我们实在无法想象许慎当年的苦楚冥想，但他最终还是找到了密匙，那就是汉字的理据暗藏在生长的年轮中。

文字的产生是为了记录世间万物与社会生活，最早的字符定然是以单独形体描绘事物的象形字。随着时间推移、事物增繁，许多复杂概念已不能直接图画，于是结合多个字符，或表形意，或示声音，便创造出了更多的合体字。

《说文解字》之名即包括两层含义。“文”与“字”并非同一概念：仓颉按照万物形状临摹造字，这种图画似的符号称为“文”。在此之后，形与形、形与声、形与意等结合的符号才是“字”。“文”作为独体字无法分解，故“说”之；而作为合体的“字”则可“解”之。明白了汉字生成的模式，许慎便采用六书设计部首，进而分析、编排。

“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是上古学童启蒙所学的识字方法，但细目未具。而许慎最早全面、深入、精准地阐释了六书条例，使用六书分析，通过部首统辖，使原本杂乱无章的汉字变得条理分明。这样，《说文解字》便第一次确立了汉字的构形体系，后世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现在的字典体例。

开栏的话

为持续擦亮“首家中国食品名城”品牌，大力宣传沙澧大地、许慎故里美食名片，全面提升漯河“美食之都”的形象和影响力，《水韵沙澧》副刊自本期起推出《“食全食美 漯在其中”——我的美食故事》专栏，刊发我市作家撰写的有关漯河美食的文章。敬请关注，欢迎来稿。

面食记

包素卿
2023年11月17日，舞阳县袁集村首届烙馍节在袁集村正式开幕。虽然我没有到现场，但看到朋友圈里发的照片和视频，一下子勾起了我心中关于面食的回忆。

小时候在外婆家，每天早晨起来都会看到外婆在灶屋烙馍。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电饭锅、平底锅、烤箱之类，只有简单的鏊子——在地上放三块砖头把它支起来，用麦秸或豆秆做柴火。外婆将烙好的馍摞在上面，一遍遍直到翻熟。我不爱睡懒觉，就爱坐旁边看外婆这么游刃有余地烙馍和翻馍。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没有用尺子测量，外婆却每次都烙得刚好和鏊子一般大小，还非常圆。

我们常吃的面食有两种，一种是外焦里嫩、香气扑鼻又起层的葱花小油馍，咬上一口让人回味无穷。在那个还舍不得买菜的年代，一张葱花小油馍配上外婆亲手腌制的咸菜或酱豆就可称得上是美味了。另一种是前一天剩下的烙馍，放置一夜后不再那么柔软，卷起来也容易掉渣儿。外婆就将油和盐抹在一张烙馍上，再拿一张烙馍盖住，两张烙馍放在一起充分摩擦，直到油和盐均匀分布在烙馍上，再放在鏊子上翻。这种油馍不能软，要的就是焦酥，所以在鏊子上要用心时时观察，发现它开始变焦了，就按三等份把它折起来，小火慢焙至熟。等放凉凉起来咬上一口，酥脆过瘾，就连发出来的咀嚼声都是那么美妙。仔细想想，这两种油馍一刚一柔，一一对夫妻互补又和谐。外公的牙口不好，烙馍太劲道、油馍太难嚼，外婆就给他做水馍。工序和第二种油馍差不多，只是要在水里浸泡软了再上鏊子，翻几遍下来，不劲道也不酥脆，反倒有些烂糊，那可是外公的最爱。

我的最爱是“面鱼”和“面包”。外婆烙馍时，我只要站在跟前不动，外婆便心领神会地把面团搓成长条、压扁，几个翻转下来便是一条“面鱼”。“面包”就更简单了——把面团擀成圆片后，在上面撒上一层白面，对折起来，焙熟后就直接往嘴里送。现在想来，没有加任何作料的“面鱼”和“面包”之所以这么香，应该还是得益于外婆的好生活的真谛。

内心深处，我还是想念亲手制作年货的岁月。那时的馒头都是自己蒸的，从方馒头到圆馒头，从简单的油卷到妖娆的花卷；枣花馍从单纯的概念到花样层出不穷，包子也发展到无所不包……这也从侧面见证了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在漯河、长在漯河，单面面食就让我怎么也写不完……

对于所收的每一个古汉字，《说文解字》都保存了形、音、义，是后世研究甲骨文、金文和古音必不可少的桥梁，特别是在诠释文字中保存了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生产状况、文化科学、地理沿革、风物习俗等大量信息，成为后人探索上古文明的渊藪。

这是文字的生命，这是文化的呼吸，这是文明的血脉。许慎成书后，又经过多年修改，才让儿子用牛车呈献皇帝。当时，他本人没有俸禄，并未免除徭役，仍属“布衣”。

皇帝组织人员阅读后基本肯定，于是赐布四十匹作为奖赏，这，便是《说文解字》的稿费。幸运的是，此书当时虽未获重视却也没有被遗弃，而是被私藏在官库里，供宫廷文人查阅。

唐代之后，该书开始以手抄本形式流布社会，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才正式雕版印刷，直到清代形成研究高峰。因此，历代文人学者称他为“文宗字祖”“字圣”“夫子”等。

《说文解字》作为中国最早的字典，为汉字建立了理论体系，开创了部首检字法的先河，是科学文字学和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

文字，是文学的基石，是文化的基石，是文明的柱石。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许慎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思想也为破解汉字输入电脑难题提供了一把金钥匙。正是从此入手，当代人创立了“五笔字型”输入法，使古老的汉字再次焕发新的生机。

放眼世界文字之林，汉字是唯一未曾中断、保留完整并且依然生机勃勃的文字。此时，我们遥想许慎，不得不感叹他的伟大，不得不庆幸中华文明的造化。反思自己，忝列文化人，却缺乏虔敬之心，汲汲于名利，真是庸俗。许慎墓墓高5米、底径16米，墓前立清康熙、光绪年间碑刻二通。夫子在上，请受晚生一拜。

顶端文学频道2023年度创作者颁奖盛典举行 漯河四位作家获奖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1月6日，顶端文学频道2023年度创作者颁奖盛典暨河南文学界新春联谊会在河南省文学院隆重举行。大会颁发了“十大新锐创作者”奖、漯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田建中获“墨彩流金奖”、河南省文联、河南省作家协会指导，顶端新闻、河南省文学院、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河南省散文学会主办，顶端新闻文学频道与时代报告杂志社承办。

家王剑、鲁锁印（笔名：鱼在天上飞）获2023年度“十大新锐散文创作者”奖，漯河籍作家王涛涛（笔名：梦情）获“十大新锐小说创作者”奖，漯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田建中获“墨彩流金奖”。

此次活动由河南日报社、河南省文联、河南省作家协会指导，顶端新闻、河南省文学院、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河南省散文学会主办，顶端新闻文学频道与时代报告杂志社承办。

诗风词韵

暮色里的村庄

徐福开

乡愁里的村庄很小
小得如拐头河畔伸手可及的黄昏
只能掀起晚霞的回巢
乡愁里的村庄很大
大得与苍茫共生
能覆盖岁月如霜的晨昏
而暮色里的村庄
枯黄和黛绿交替共舞

让行进中的生命有了自己的答案
我的草木人间啊，还需一场透雨
滋润秋后干涸的土地
秋天，随着一朵轻云款款而去
大地在脚下
涌动着奔腾不息的乡情
鸟儿锦绣着明天
冬天，刚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
转身离去，季节
就轮回到另一个生命的驿站

冬之印象（外一首）

陈向锋

黄昏，斜阳夕照
大地卸去了繁华的妆容
简单而朴素
花草和树木已归根
经过了春、夏、秋的问候
褪去了浮华与张扬
沉寂在冬日的冷静里积蓄能量
就连野草也销声匿迹
花儿不再绽放
只有野菊花还在依依不舍地道别

向晚的村庄

向晚的村庄
鸟儿飞入树丛，寻找宿眠的枝头
麦苗青青、油菜翠绿
大蒜把根扎进泥土
俯下身予柳着劲儿生长
乡村的厨房
炊烟已不再升起
只听见烧菜的锅铲声
和飘出来的一缕缕香味……

我的文学之路

守得云开见月明

陈猛猛
孩提时代我就喜欢读书。那时，我不太像其他农家孩子那样满村子疯跑着玩，总喜欢静窝在家里看书。

那时，父亲经常外出赚钱，所以我家的经济条件相对好一些。比较重视教育的父亲专门请村里的木匠为我做了一张写字桌，还给我开辟了一个小房间。如此“优越”的条件令我非常珍惜，经常在房间里趴在写字桌上看书。

书读完后面临“书荒”怎么办？我就用自己的书和同村小伙伴换着看，不断扩大阅读面。小学三年级第一次上作文课，语文老师没有读我写的作文，让我很郁闷，于是铆足了劲儿写出一篇好文章。等到作文本发下来老师好评语是“下决心，会背它”。当时，语文老师不相信这样的作文出自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之手。我拿着作文本上老师的评语跟父亲解释这篇作文确实是我写的。父亲笑了笑说：“没事的，以后努力写出比这篇更好的文章来。”

真正引领我走进文学大门的是初一时的语文老师杨老师。这个长得很美、刚刚从幼师毕业的老师很有才华。她的课讲得非常生动。即使过去了十几年，杨老师所讲的大部分内容我依然记得非常清楚。她在第一堂作文课上念了我的作文《我是中学生了》。等她念完，同学们都鼓起掌来。我被极大鼓舞，从此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后来，杨老师几乎每次在作文课上都将我写的作文当范文念，并在评语中写下“希望你坚持阅读写作，今后能有更大进步”之类鼓励的话。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经常辅导我写作文、借给我看《中学生阅读》等。在她的悉心培养下，我的写作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

高中时，黄河广场一侧的新华书店是我周末经常去的地方。

